

崖柏的风骨

■文王南海

巍巍太行，莽莽苍苍。
在大行山深处的悬崖上，你会惊叹于那样一种存在。陡峭的太行绝壁，几十米，上百米高，在悬崖之上，竟然顽强地生长着一种植物，那就是崖柏。它们在峭壁上巍然屹立，仿佛是一个英雄，有些无比悲壮的色彩。

你无从想象，当年，这颗种子是如何落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，而种子又是如何深深地扎根在浅浅的浮土上，扎根在悬崖缝隙里，没有得天独厚条件，没有土壤，甚至水源，甚至连栖身的地方都小的可怜。可是，它们没有抱怨，强大的生命力给予崖柏巨大的力量。活下去，就是崖柏的全部信仰。

崖柏是孤独的，在旷野无边中，只有它每日与峭壁为伴，没有水，没有土，甚至享受一下阳光，都是奢侈的。可是，崖柏紧紧地抱着峭壁。孤独也要精彩。于是，它将自己的身躯依着山势扭曲着，盘根错节，直到成为一株傲立于天地间的崖柏，成为让人赞叹不已的风景。

我曾见到这样一株崖柏，它的根非常粗壮，纹理清晰。在断裂的地方，年轮如发，清晰可见。人们抚摸着其断裂的截面，说：“不知道它已经生长了几百年。”是啊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，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。它似乎已经看淡了风霜雨雪，看淡了是非非，一切都是一种宁静豁达，而淡泊自然的状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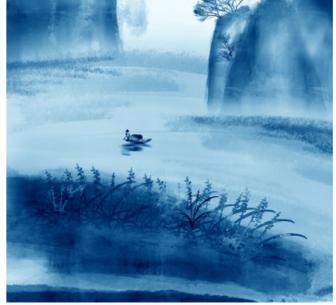
人们说，崖柏色彩是那么沉静，时间越久，油性越显，越有香味。你很难想象，这样一种经受了自然磨砺的树木，竟然可以散发出让人陶醉的清香。你细细地闻那种香，芳醇浓郁，温润绵长，仿佛那些岁月的粗糙，没有在它身上留下抱怨和阴霾，反而让它越岁月之美，自身都散发着浓浓的香气。

山风肆虐，崖柏形成了极为扭曲的造型。而这种扭曲，却形成了莫大的美感。有一株崖柏的根茎，仿佛象燃烧的熊熊火焰，它们簇拥着向上，向上，似乎代表着崖柏的风骨。无论如何艰难，也要不断攀升。而另一处的崖柏，则枝杈很多，像极了开屏的凤凰，呈现出一种舞者的美。有的崖柏竟然形成了漂亮的“阴阳色”，红白相间，仿佛是一幅自然天成的画卷。而那奇特的纹理，似乎写满了光阴的故事。还有崖柏根部，乍一看过去，像极了一只回头鸣叫的小鸟，长长的尾巴活灵活现的。

崖柏是美的，美得让人惊心动魄，美得让人慨叹不已。也许崖柏从一粒种子时，就知道，自己没有良好的生存环境，但是，生命一场，就要珍惜。它要追求的从来不是完美，也不是永恒，而是一种生命的力量。每日以悬崖相对，每日努力生长，天长日久，它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香，独特的香。这种美，是任何一种植物无法比拟的，是崖柏独有的震撼之美。

而人，不应该像一株崖柏吗？无论出身如何，无论在哪里成长，我们都努力向上，朝着天空，朝着阳光，朝着光明，朝着希望，尽管卑微，却不低贱；尽管平凡，却充满信心；尽管面容丑陋，却内心含香。这才是一种生命的风骨。

做人，应该乐观豁达，像一株昂然的崖柏，任它寒风凛冽，任它悬崖绝壁，一切的环境，只是让我们变得更美，更加充满香气……



属于洛夫的诗，充满了诡谲绮丽之美，充满了魔幻与动感，极具震撼力，被誉为诗人中的动力学家。他曾与张默、蓝弦共同创办《创世纪》诗刊，以新作品引领新思潮。2000年，他出版了3000行长诗《漂木》，漂木的意象与华人在海外的漂泊，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息息相关，引起诗坛关注与读者共鸣。他在诗中以圆融的技巧，现实与历史交互变换的手法，展现出深邃的哲思与抒情性。

洛夫对诗如痴如醉，他自身就像漂木而来的尘世精灵。他的诗歌思维常常波澜翻滚，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。就像他在《烟之外》写到的那样：“在涛声中呼唤你的名字/而你的名字/已在千帆之外。”他以漂木而行的姿态，拒绝世俗名利的诱惑，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扰，不知疲倦，无我忘我地追寻着尘世之间的澄明智慧。

有人说，洛夫的诗，不粘不滞，不显不露，却能把充满深情的东西于不经意间表达

椭圆形白瓷盆，一两球水仙，用晶圆的小块石子压住。然后，就是看着水仙，一天天长，最后，开出金灿灿、柔嫩嫩、娇滴滴的花儿。

满目春色，一室清芬，那种感受，真正是美。水仙，一派清雅、清逸，所以，就一直为国人所喜欢。登堂入室，甚至于被作为清供物。生活中如此，艺术上，水仙，也是人得画的，而且，还是历代画家“花草”画之偏爱所在。

画家，最初画水仙，其构图多为“水仙一丛”，如元代的钱选，明代的仇英，便是如此。仇英，画有一幅《水仙腊梅图》：腊梅一枝，从高处探下，枝上梅花朵朵，红带白花，似是白梅；花朵疏落，却是朵朵鲜明，有一种半空飞雪的飘逸感。地面，则是水仙一丛，叶片挺耸、微曲，让人感受到一种勃然的生机的同时，亦生发一份柔婉之美；花葶两支，每支花葶上，水仙花朵朵，蕊黄瓣白，色彩对比鲜明。一丛水仙，摇曳生姿，风姿绰约。

水仙与腊梅搭配，两者俱是冬之物象，俱有“清雅”之特质，故尔，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。嗅之，仿佛纸面溢香，清气漫漫。

画水仙，最好有所搭配，搭配之佳者，莫

过于石。明人陈洪授的《水仙灵石图》，堪称其代表者。画面：灵石一块，似为上水石，石上有杂草点缀其间；石旁，就是水仙一株，叶片疏疏，挺然，色彩葱碧，生机勃勃；花葶一支，花数朵，含苞者，绽放者，杂然相间，真真是清秀养目，其色可餐矣。

最美处，还是那种搭配：石，虽小，但依然有巍然挺拔之感，质地偏淡，白暗相间的色彩，极好地衬托了水仙花的莹莹青绿，给人一种天晴日朗的悦目感。花在石边开，仿佛无风自摇，播出一份青山秀色，播出一溪流潺潺。

秀色娟娟，灵气弥漫，真是，好花，好石，好风景。

白石老人，也画水仙。如《水仙》图、《水仙盛开》图等。白石老人所画水仙，构图，极为夸张，不是“水仙一丛”，简直就是“水仙丛丛”矣。那么茂盛，那么稠密，那么拥挤，满画面都给人一种熙熙攘攘的感觉；水仙，叶片勃然而生，花朵纷纷开，但觉生机昂然，但觉喜气洋洋。

例如，他的那幅《水仙》图，画面构图，可分两半。右下部分，水仙丛丛，叶片密集，色

想而知我当时的心情，真是坏到了极点，情绪也极不稳定。于是我便在二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，与一帮不务正业的朋友混在一起，每天除了肆无忌惮地聊天看录相，便是没天没夜地睡觉。那段时间真是人生中最低落的时期，简直是万念俱灰，总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一般，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

那天早上的郴州特别寒冷，天上还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。我又从通宵场看完录相回来，坐在录相厅还不感觉冷，因为开了空调，走出录相厅我冻得浑身发抖。当时路上行人稀少，我一阵小跑跑回了租住的小屋，全身差不多已经冻僵。

赶紧钻进被窝。我刚躺下，就听到窗外的小巷上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“卖粽子”。这声音的出现让我注意力一下便集中起来，我被这声音弄得愣在那里，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这时窗外又传来一声“卖粽子”，这回我算是听明白了，真有人在卖粽子。

我抬头往窗外看，发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妇人头戴红头巾，用竹篮挑着一担粽子一路叫卖，可能是自己难以置信吧，我光着膀子看着那妇人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中，我完全忘记了寒冷，久久地坐在我租住的那间小屋的窄窄的床上出神发呆，就在此时，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已不知何时挂上了两串泪珠。我就这样

坐着，坐着，足有两个钟头。

其实这位妇人每天都从窗外经过，每天都很早就赶来卖粽子，每天我都能听到她“卖粽子”的叫卖声，或许那天情况太特殊，或许是我终于良心发现，雄心突发，然而我确实确实被感动了，被震撼了，我终于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。

第二天，我刮掉了留了一个月的胡须，整理好自己的资料，重整旗鼓，来到《当代商报》驻郴州办事处应聘，结果我被聘用了，我做了驻站的一名临时记者，虽然工资很少，但我还是打算全心全意去做好它，此后我的人生之路便开始顺畅起来。

我虽已在城镇安家乐业，但心中一直有个“田园梦”，回望这个梦的起点，是奶奶站在乡下田埂菜畦上忙碌的身影。

一年四季，奶奶总闲不住，祖屋后面的一片菜园，也总是热闹的。春回大地，鸟语花香之时，奶奶种上一段菜、白菜、油菜、菠菜，一段时间后，长势喜人，厚重沉实的土地上，绿油油的一片。炎夏酷暑，番茄、黄瓜、茄子、丝瓜、苦瓜、辣椒……经奶奶的巧手培育，争相斗艳，装饰着菜园。金秋送爽，糯玉米、冬瓜、南瓜，在萧萧秋风和簌簌落叶中，等待着奶奶采摘。冬天，寒气席卷大地，只有芥菜、白萝卜、木薯，还在野蛮生长。

枝枝蔓蔓，盘绕缠绵，一个个红灯笼垂挂其中，硕大的番茄，沉得让藤架摇摇欲坠。奶奶随手摘下一个番茄，舀点清水，仔细洗擦，递给站在一旁的我。一口咬下，沙沙的果肉，酸甜的汁水在口中迸裂，爽口清甜，我常常一吃便停不下来，饱餐一顿后，衣服染得红红的，嘴唇下巴还残留着番茄红汁，奶奶看着我吃相狼狈的我，又气又笑，回家第一时间就给我洗脸换衣。

跟盛夏骄阳一样火辣辣的，还有菜畦上的青尖椒。青椒是最能欺骗人的菜蔬，花开之时，星星点点的小白花，看着楚楚动人，惹人怜惜，谁知结成的果实，长长尖尖，张牙舞爪地挂在枝杈上。奶奶常说起一件我与青椒田的趣事，在我小时候，她忙着采摘青椒，把我放在青椒田旁，采摘青椒散发的辣味呛得我大哭，奶奶急得没洗灌便用手替我擦泪，经她“辣手摧椒”一番后，我哭得更厉害，眼睛红红肿肿了许久。奶奶每每说起这事，略有内疚，却又忍俊不禁。

菜畦上，我付出劳动最多的菜蔬，要属白萝卜了。通体白亮的萝卜不知道是由于畏寒才深埋泥中，还是由于娇羞而隐于一茬茬宽大的绿苗下，我总要花费颇大力气，才能徒手整根拔出。每年冬天，奶奶都要腌制萝卜干，反复晾晒后储藏起来，能吃上好几个月。在凛冽的寒冬清晨，奶奶习惯煮上一锅白粥，炒上一碟萝卜干，冷得通红的双手，捧着一碗冒着白气的白粥，配着咸咸脆脆的萝卜干，心里暖融融的。

犁地，播种，驱虫，除草，浇水，施肥，采摘。奶奶乐此不疲地忙着一亩三分田，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奶奶曾在菜畦上播下各式各样的菜种，也在我心中播下了田园梦的种子。

别后故里十余载，任岁月流转，心中的田园梦都未曾磨灭。我找来花盆和泥土，在阳台种上了辣椒、韭菜、小葱等。收获时节，清新芬芳的香气和泥土气息，让我梦回遥远的过去，忆起那抹熟悉的身影……田园故里，粉墙黛瓦，草木葳蕤，一方菜畦，三餐四季，袅袅炊烟，垂垂老矣，夕阳西下，荷锄而归。

纸上清芬

■文/路来森

彩浓淡不已，叶密，花就繁，枝头花朵，闹闹，泱泱；白色的花瓣，黄色的花蕊，色色分明，给人一种冰清玉洁般的质感；叶片，则披拂，纷纷倾向左方，仿佛有风吹过，阵阵的花香，也如潮般在画面流淌。左上部分，是为题款，白石老人题曰：“前朝金冬心先生尝画水仙画题曰：画此须得冷冰残雪态。言水仙之神不能更增一词矣。白石山翁并记”。题款，恰好与右下方的水仙，形成一种对称，使得整个画面，呈现出一种恰到好处的均衡感。“冷冰残雪态”，则画意昭昭然。

画水仙之特别者，莫过于八大山人。八大笔下的水仙，写意大于写实，凭空而来，透着一份断然而决绝。

八大喜欢画“花鸟鱼”，而花中，水仙，又是其特别钟爱者之一。

八大笔下的水仙，构图简单而又特别。几乎所有的水仙画，其构图形式基本相同：叶片四五，花葶一支，花朵一簇，有含苞待放者，有绽放开放者，参差错落，别具风致。最有意思的，是那叶片，微微弯曲，倾向一边，纷披如人张开的手指，仿佛临风招手，又似佛祖拈花。对之，著名艺术史理论家朱良志先生，有一段精彩的诠释，他认为八大的水仙画，实则是对禅门“佛祖拈花，迦叶微笑”

赶紧钻进被窝。我刚躺下，就听到窗外的小巷上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“卖粽子”。这声音的出现让我注意力一下便集中起来，我被这声音弄得愣在那里，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这时窗外又传来一声“卖粽子”，这回我算是听明白了，真有人在卖粽子。

我抬头往窗外看，发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妇人头戴红头巾，用竹篮挑着一担粽子一路叫卖，可能是自己难以置信吧，我光着膀子看着那妇人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中，我完全忘记了寒冷，久久地坐在我租住的那间小屋的窄窄的床上出神发呆，就在此时，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已不知何时挂上了两串泪珠。我就这样

坐着，坐着，足有两个钟头。

其实这位妇人每天都从窗外经过，每天都很早就赶来卖粽子，每天我都能听到她“卖粽子”的叫卖声，或许那天情况太特殊，或许是我终于良心发现，雄心突发，然而我确实确实被感动了，被震撼了，我终于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。

第二天，我刮掉了留了一个月的胡须，整理好自己的资料，重整旗鼓，来到《当代商报》驻郴州办事处应聘，结果我被聘用了，我做了驻站的一名临时记者，虽然工资很少，但我还是打算全心全意去做好它，此后我的人生之路便开始顺畅起来。

我虽已在城镇安家乐业，但心中一直有个“田园梦”，回望这个梦的起点，是奶奶站在乡下田埂菜畦上忙碌的身影。

一年四季，奶奶总闲不住，祖屋后面的一片菜园，也总是热闹的。春回大地，鸟语花香之时，奶奶种上一段菜、白菜、油菜、菠菜，一段时间后，长势喜人，厚重沉实的土地上，绿油油的一片。炎夏酷暑，番茄、黄瓜、茄子、丝瓜、苦瓜、辣椒……经奶奶的巧手培育，争相斗艳，装饰着菜园。金秋送爽，糯玉米、冬瓜、南瓜，在萧萧秋风和簌簌落叶中，等待着奶奶采摘。冬天，寒气席卷大地，只有芥菜、白萝卜、木薯，还在野蛮生长。

枝枝蔓蔓，盘绕缠绵，一个个红灯笼垂挂其中，硕大的番茄，沉得让藤架摇摇欲坠。奶奶随手摘下一个番茄，舀点清水，仔细洗擦，递给站在一旁的我。一口咬下，沙沙的果肉，酸甜的汁水在口中迸裂，爽口清甜，我常常一吃便停不下来，饱餐一顿后，衣服染得红红的，嘴唇下巴还残留着番茄红汁，奶奶看着我吃相狼狈的我，又气又笑，回家第一时间就给我洗脸换衣。

跟盛夏骄阳一样火辣辣的，还有菜畦上的青尖椒。青椒是最能欺骗人的菜蔬，花开之时，星星点点的小白花，看着楚楚动人，惹人怜惜，谁知结成的果实，长长尖尖，张牙舞爪地挂在枝杈上。奶奶常说起一件我与青椒田的趣事，在我小时候，她忙着采摘青椒，把我放在青椒田旁，采摘青椒散发的辣味呛得我大哭，奶奶急得没洗灌便用手替我擦泪，经她“辣手摧椒”一番后，我哭得更厉害，眼睛红红肿肿了许久。奶奶每每说起这事，略有内疚，却又忍俊不禁。

菜畦上，我付出劳动最多的菜蔬，要属白萝卜了。通体白亮的萝卜不知道是由于畏寒才深埋泥中，还是由于娇羞而隐于一茬茬宽大的绿苗下，我总要花费颇大力气，才能徒手整根拔出。每年冬天，奶奶都要腌制萝卜干，反复晾晒后储藏起来，能吃上好几个月。在凛冽的寒冬清晨，奶奶习惯煮上一锅白粥，炒上一碟萝卜干，冷得通红的双手，捧着一碗冒着白气的白粥，配着咸咸脆脆的萝卜干，心里暖融融的。

犁地，播种，驱虫，除草，浇水，施肥，采摘。奶奶乐此不疲地忙着一亩三分田，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奶奶曾在菜畦上播下各式各样的菜种，也在我心中播下了田园梦的种子。

别后故里十余载，任岁月流转，心中的田园梦都未曾磨灭。我找来花盆和泥土，在阳台种上了辣椒、韭菜、小葱等。收获时节，清新芬芳的香气和泥土气息，让我梦回遥远的过去，忆起那抹熟悉的身影……田园故里，粉墙黛瓦，草木葳蕤，一方菜畦，三餐四季，袅袅炊烟，垂垂老矣，夕阳西下，荷锄而归。

我虽已在城镇安家乐业，但心中一直有个“田园梦”，回望这个梦的起点，是奶奶站在乡下田埂菜畦上忙碌的身影。

一年四季，奶奶总闲不住，祖屋后面的一片菜园，也总是热闹的。春回大地，鸟语花香之时，奶奶种上一段菜、白菜、油菜、菠菜，一段时间后，长势喜人，厚重沉实的土地上，绿油油的一片。炎夏酷暑，番茄、黄瓜、茄子、丝瓜、苦瓜、辣椒……经奶奶的巧手培育，争相斗艳，装饰着菜园。金秋送爽，糯玉米、冬瓜、南瓜，在萧萧秋风和簌簌落叶中，等待着奶奶采摘。冬天，寒气席卷大地，只有芥菜、白萝卜、木薯，还在野蛮生长。

枝枝蔓蔓，盘绕缠绵，一个个红灯笼垂挂其中，硕大的番茄，沉得让藤架摇摇欲坠。奶奶随手摘下一个番茄，舀点清水，仔细洗擦，递给站在一旁的我。一口咬下，沙沙的果肉，酸甜的汁水在口中迸裂，爽口清甜，我常常一吃便停不下来，饱餐一顿后，衣服染得红红的，嘴唇下巴还残留着番茄红汁，奶奶看着我吃相狼狈的我，又气又笑，回家第一时间就给我洗脸换衣。

声音

■文/文振

有些事情哪怕过去数年，想起来，依然会觉得历历在目，犹如昨日发生。直到今天，我常常于深夜或睡梦中被一种模糊的声音惊醒，那声音似乎是从天际传来，若有若无，可于我却是那么的清楚可辨，每当此时我便陷入沉思，睡意全无。那声音不是来自阴槽地府，亦不是从哪位高人名人口中传出，而是出自一位极其普通的老妇人：“卖粽子”！多么平凡的三个字，然而于我却真正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记得那还是发生在2003年秋冬的事情，毕业不久的我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当时我又丢了我唯一的财富——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身上的钱也很少。可

想而知我当时的心情，真是坏到了极点，情绪也极不稳定。于是我便在二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，与一帮不务正业的朋友混在一起，每天除了肆无忌惮地聊天看录相，便是没天没夜地睡觉。那段时间真是人生中最低落的时期，简直是万念俱灰，总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一般，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

那天早上的郴州特别寒冷，天上还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。我又从通宵场看完录相回来，坐在录相厅还不感觉冷，因为开了空调，走出录相厅我冻得浑身发抖。当时路上行人稀少，我一阵小跑跑回了租住的小屋，全身差不多已经冻僵。

赶紧钻进被窝。我刚躺下，就听到窗外的小巷上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“卖粽子”。这声音的出现让我注意力一下便集中起来，我被这声音弄得愣在那里，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这时窗外又传来一声“卖粽子”，这回我算是听明白了，真有人在卖粽子。

我抬头往窗外看，发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妇人头戴红头巾，用竹篮挑着一担粽子一路叫卖，可能是自己难以置信吧，我光着膀子看着那妇人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中，我完全忘记了寒冷，久久地坐在我租住的那间小屋的窄窄的床上出神发呆，就在此时，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已不知何时挂上了两串泪珠。我就这样

坐着，坐着，足有两个钟头。

其实这位妇人每天都从窗外经过，每天都很早就赶来卖粽子，每天我都能听到她“卖粽子”的叫卖声，或许那天情况太特殊，或许是我终于良心发现，雄心突发，然而我确实确实被感动了，被震撼了，我终于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。

第二天，我刮掉了留了一个月的胡须，整理好自己的资料，重整旗鼓，来到《当代商报》驻郴州办事处应聘，结果我被聘用了，我做了驻站的一名临时记者，虽然工资很少，但我还是打算全心全意去做好它，此后我的人生之路便开始顺畅起来。

我虽已在城镇安家乐业，但心中一直有个“田园梦”，回望这个梦的起点，是奶奶站在乡下田埂菜畦上忙碌的身影。

一年四季，奶奶总闲不住，祖屋后面的一片菜园，也总是热闹的。春回大地，鸟语花香之时，奶奶种上一段菜、白菜、油菜、菠菜，一段时间后，长势喜人，厚重沉实的土地上，绿油油的一片。炎夏酷暑，番茄、黄瓜、茄子、丝瓜、苦瓜、辣椒……经奶奶的巧手培育，争相斗艳，装饰着菜园。金秋送爽，糯玉米、冬瓜、南瓜，在萧萧秋风和簌簌落叶中，等待着奶奶采摘。冬天，寒气席卷大地，只有芥菜、白萝卜、木薯，还在野蛮生长。

枝枝蔓蔓，盘绕缠绵，一个个红灯笼垂挂其中，硕大的番茄，沉得让藤架摇摇欲坠。奶奶随手摘下一个番茄，舀点清水，仔细洗擦，递给站在一旁的我。一口咬下，沙沙的果肉，酸甜的汁水在口中迸裂，爽口清甜，我常常一吃便停不下来，饱餐一顿后，衣服染得红红的，嘴唇下巴还残留着番茄红汁，奶奶看着我吃相狼狈的我，又气又笑，回家第一时间就给我洗脸换衣。

跟盛夏骄阳一样火辣辣的，还有菜畦上的青尖椒。青椒是最能欺骗人的菜蔬，花开之时，星星点点的小白花，看着楚楚动人，惹人怜惜，谁知结成的果实，长长尖尖，张牙舞爪地挂在枝杈上。奶奶常说起一件我与青椒田的趣事，在我小时候，她忙着采摘青椒，把我放在青椒田旁，采摘青椒散发的辣味呛得我大哭，奶奶急得没洗灌便用手替我擦泪，经她“辣手摧椒”一番后，我哭得更厉害，眼睛红红肿肿了许久。奶奶每每说起这事，略有内疚，却又忍俊不禁。

菜畦上，我付出劳动最多的菜蔬，要属白萝卜了。通体白亮的萝卜不知道是由于畏寒才深埋泥中，还是由于娇羞而隐于一茬茬宽大的绿苗下，我总要花费颇大力气，才能徒手整根拔出。每年冬天，奶奶都要腌制萝卜干，反复晾晒后储藏起来，能吃上好几个月。在凛冽的寒冬清晨，奶奶习惯煮上一锅白粥，炒上一碟萝卜干，冷得通红的双手，捧着一碗冒着白气的白粥，配着咸咸脆脆的萝卜干，心里暖融融的。

犁地，播种，驱虫，除草，浇水，施肥，采摘。奶奶乐此不疲地忙着一亩三分田，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奶奶曾在菜畦上播下各式各样的菜种，也在我心中播下了田园梦的种子。

街上人来车往

■文/徐启智

就是一长串的车往。车辆有大车，中型车，小汽车。有公交车，货柜车，私家车。来来往往的车辆，连成两条平行而逆向奔腾的河流。逝者如斯，生生不息。在非机动车道上，有轻巧灵动的电单车，各式各样的自行车。人行道上，有背着书包迎着朝阳前行的少年，有一边赶路，一边喝着豆浆啃着馒头的工人，还有身着短衣短裤活力四射的运动健儿。街上人来车往，犹如一幅流动的画，我们都是画中人，光影疏密浓淡，人物时隐时现。又像一部小说，大家都是其中角色，情节波澜起伏，故事葱茏丰满。

一大早，许多人都赶集似地穿过街头，奔向或近或远的地方。有的很快就能抵达目的地，有的要去高铁站，机场，而后飞向远方，异乡或者故乡。人的一生其实

出来。的确，他的诗一如他在诗歌中创造的独特意象“漂木”，足以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地漂流下去。他的想象是如此奇特，《漂木》第一章就可窥一二：“没有任何时刻比现在更为严肃/落日/在海滩上/未留一句遗言/便与天涯的一株向日葵/双双偕亡/一块木头/被潮水冲到岸边之后才发现/而那漂来的木头/竟然把躺在沙滩上喘息的教授当作自己……”他的诗性思维是如此开阔：“……思想死了/诗，才开始飞翔/去年从八十层高楼听到的鸽哨/跌落在/今日午餐的瓷盘里的/只是一根/丧失飞行意愿的羽毛/我闲闲地端起酒杯，看著/一把古剑穿越历史/最后飞入一堆废墟……”诗人以多重身份，多种角色，各种形态，漂木而行，一个诗性的世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气魄，在他的诗性思维中瑰丽地展开。

隔着距离和时间的苍茫，隔着睡去和醒来的空隙，隔着人与人、心境与心境的冲突，

帮助人让出一条温情的道儿。这是人性的善良放射温暖的光芒。

街上人来车往。或许，有些人刚踏上这片陌生的热土。犹如一只鸟儿飞到异乡，有些慌张，有些茫然。我有个老乡，小胡，刚来深圳时，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找找工作。接到面试通知，离出租屋有三四里，坐公交需两元钱。他舍不得花费，一路小跑赶去面试。经过十多年打拼，他站稳脚跟，还拥有了自己的人力资源公司。他办公司的初衷是：帮助像他一样的寻梦人。其经营准则是：不能帮人找到工作绝不收佣金。即使帮人找到工作，佣金也远比同行收费低。“日暮心安何处是，灯火街头使人愁”。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容易引发共情，从艰难中走过来，方能体恤艰难。

街头就像一座渡桥，把无数人渡到生活的彼岸。街头又像一面镜子，映照人生的际遇及生活的悲喜。

街头亦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。近三年来，疫情烽烟弥漫，城市罕见静默，街上人车稀少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？如今，春天已不远，街上终究回归从前，人来车往。这是普罗大众的福祉。

人来车往中，你我皆是过客。用尽毕生力气，又能握住多少繁华？！

人来车往，人和车都有相近或是迥异的去处，也有相似抑或不同的归宿。在来来往往的节奏中，人和车都在丰盛、盛开、绽放；都在感受流动的韵律，收获生命的清欢。

这街上的人来车往啊！

■文/程应峰

不会错过的。

时间总在默默地流淌，流淌的也有漂木一样的乡愁：“一只茫然的水鸟，站在漂木上/而时间，默默流过你的白发/你静于雪楼，而雪落无语/唐诗未问你的庭院开花/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/漂木在你的梦中荡向故土/泪水，不要提泪水/当你止于雪楼，泪水中浮起漂木/万里关山，冷雾包裹你的飘飘落叶/落马洲，望远镜中看见你的乡愁”。漂木而行的洛夫知道生命是有限的，时间是无限的，这便注定了他对时间的态度：“我来/主要是向时间致敬/它使我自觉地存在/自觉地消亡/我很满意我井里滴水不剩的现状/即使沦为废墟/也不会颠覆我那温驯的梦”。穿越时空异象，穿越古典意境，洛夫将种种人生际遇演变成自我超越，自我创造，自我革新。既以一根漂木营造出充满宿命轮回的诗性之美，又在“一个宽广无垠的世界里，完成了不懈不息的生命追寻”。

我虽已在城镇安家乐业，但心中一直有个“田园梦”，回望这个梦的起点，是奶奶站在乡下田埂菜畦上忙碌的身影。

我的田园梦

■文/邹倩娟



故事的一种形象演绎。他说：“水仙的叶片微张成了手形，白色的微花由叶间伸出，如从指间溢出，而迎风微笑的花儿，如同向人致意。”

所以，朱良志先生就认为，“八大的水仙，是无言的水仙，是微笑中妙悟的水仙”，格调自是高矣。

今人画水仙，似乎更追求构图的多样性，除了“水仙一丛”外，盆养水仙，球叶花一并画出的水仙，俱然存焉。而其姿态，挺然而立者，杂然丛生者，乃至于斜倚横躺者，更是纷繁多样。

如何说呢？纸上水仙，只要美，且生动，就好。

我赶紧钻进被窝。我刚躺下，就听到窗外的小巷上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“卖粽子”。这声音的出现让我注意力一下便集中起来，我被这声音弄得愣在那里，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这时窗外又传来一声“卖粽子”，这回我算是听明白了，真有人在卖粽子。

我抬头往窗外看，发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妇人头戴红头巾，用竹篮挑着一担粽子一路叫卖，可能是自己难以置信吧，我光着膀子看着那妇人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中，我完全忘记了寒冷，久久地坐在我租住的那间小屋的窄窄的床上出神发呆，就在此时，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已不知何时挂上了两串泪珠。我就这样

坐着，坐着，足有两个钟头。

其实这位妇人每天都从窗外经过，每天都很早就赶来卖粽子，每天我都能听到她“卖粽子”的叫卖声，或许那天情况太特殊，或许是我终于良心发现，雄心突发，然而我确实确实被感动了，被震撼了，我终于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。

第二天，我刮掉了留了一个月的胡须，整理好自己的资料，重整旗鼓，来到《当代商报》驻郴州办事处应聘，结果我被聘用了，我做了驻站的一名临时记者，虽然工资很少，但我还是打算全心全意去做好它，此后我的人生之路便开始顺畅起来。

我虽已在城镇安家乐业，但心中一直有个“田园梦”，回望这个梦的起点，是奶奶站在乡下田埂菜畦上忙碌的身影。

一年四季，奶奶总闲不住，祖屋后面的一片菜园，也总是热闹的。春回大地，鸟语花香之时，奶奶种上一段菜、白菜、油菜、菠菜，一段时间后，长势喜人，厚重沉实的土地上，绿油油的一片。炎夏酷暑，番茄、黄瓜、茄子、丝瓜、苦瓜、辣椒……经奶奶的巧手培育，争相斗艳，装饰着菜园。金秋送爽，糯玉米、冬瓜、南瓜，在萧萧秋风和簌簌落叶中，等待着奶奶采摘。冬天，寒气席卷大地，只有芥菜、白萝卜、木薯，还在野蛮生长。

枝枝蔓蔓，盘绕缠绵，一个个红灯笼垂挂其中，硕大的番茄，沉得让藤架摇摇欲坠。奶奶随手摘下一个番茄，舀点清水，仔细洗擦，递给站在一旁的我。一口咬下，沙沙的果肉，酸甜的汁水在口中迸裂，爽口清甜，我常常一吃便停不下来，饱餐一顿后，衣服染得红红的，嘴唇下巴还残留着番茄红汁，奶奶看着我吃相狼狈的我，又气又笑，回家第一时间就给我洗脸换衣。

跟盛夏骄阳一样火辣辣的，还有菜畦上的青尖椒。青椒是最能欺骗人的菜蔬，花开之时，星星点点的小白花，看着楚楚动人，惹人怜惜，谁知结成的果实，长长尖尖，张牙舞爪地挂在枝杈上。奶奶常说起一件我与青椒田的趣事，在我小时候，她忙着采摘青椒，把我放在青椒田旁，采摘青椒散发的辣味呛得我大哭，奶奶急得没洗灌便用手替我擦泪，经她“辣手摧椒”一番后，我哭得更厉害，眼睛红红肿肿了许久。奶奶每每说起这事，略有内疚，却又忍俊不禁。

菜畦上，我付出劳动最多的菜蔬，要属白萝卜了。通体白亮的萝卜不知道是由于畏寒才深埋泥中，还是由于娇羞而隐于一茬茬宽大的绿苗下，我总要花费颇大力气，才能徒手整根拔出。每年冬天，奶奶都要腌制萝卜干，反复晾晒后储藏起来，能吃上好几个月。在凛冽的寒冬清晨，奶奶习惯煮上一锅白粥，炒上一碟萝卜干，冷得通红的双手，捧着一碗冒着白气的白粥，配着咸咸脆脆的萝卜干，心里暖融融的。

犁地，播种，驱虫，除草，浇水，施肥，采摘。奶奶乐此不疲地忙着一亩三分田，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奶奶曾在菜畦上播下各式各样的菜种，也在我心中播下了田园梦的种子。

别后故里十余载，任岁月流转，心中的田园梦都未曾磨灭。我找来花盆和泥土，在阳台种上了辣椒、韭菜、小葱等。收获时节，清新芬芳的香气和泥土气息，让我梦回遥远的过去，忆起那抹熟悉的身影……田园故里，粉墙黛瓦，草木葳蕤，一方菜畦，三餐四季，袅袅炊烟，垂垂老矣，夕阳西下，荷锄而归。